文化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 赵卓菁 美编 张徐曼 校对 郝鹏飞
运城日报

名家写运城

河东如你所愿

阎晶明

夏日，我同一众文友行走在河东大地上。据说，我们所去的7月中旬，正赶上几天难得的清凉时节，细雨蒙蒙或微风吹拂，与我印象中的晋南的确大相同。

作为晋人，我所生长的晋西北与运城所处的晋南，其实长期以来在地理交通上相隔甚远，文化习俗也是大相径庭。其后多年在省会太原工作生活，对晋地南北之自然条件、文化习俗、人情世故有了更多观察、比较的机会。这些话题似乎永远也说不完，它们本身就是世俗烟火中的一部分。

今天，时隔20年再次来到河东大地，那些丰富的历史遗存真的值得再次深入观赏，而我不由得会在观察中体味这里正在发生的变化，希望读出这片土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飞跃。无论如何，运城是山西综合条件最好的区域之一，看山西人的精神面貌，看山西未来的发展潜力，运城不但具有代表性，而且具有领先地位。

旧地重游，我在亲切中也引发出一些思考。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又呈现出无尽的新貌。在运城，只要开始列数过往，几百年、上千年、几千年，都会打开一个没有办法穷尽的话题。而且你会有一种感受，这里遇到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对此十分擅长，更为之骄傲。是的，102处国保单位本身就是证据，无处不在的历史遗存，灿若星辰的历史人物，丰富活跃的民间文化，无不让这片土地彰显出深厚的文脉，充满无穷的活力。但我同时又无法克制地这样认为：我们为历史骄傲，但不应迷失在历史的星光闪耀里。

可以说，同深厚博大的人文历史一样让我感到兴奋的是，今天的运城，是一片改革和建设的热土。这里的人们怀着奋斗的热情、创造的激情，努力地工作着、拼搏着——是的，拼搏，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一种奋进的欲求，一种追求更高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实现更高理想的愿望。这种愿望和追求汇聚在当代运城人身上，这是最为宝贵的，也是新时代山西最迫切需要的精神状态。

龙门：千年一跃的传奇

黄河沿晋陕峡谷一路下行，从河津进入运城。河津也是黄河冲出峡谷，走向宽阔、坦荡的起点。黄河因此在这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龙门以北是地势狭窄、两岸并峙造成的湍急、凶险，一出龙门，则平坦、开阔，容姿也温和、平静很多，婉约与豪放就在此直观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乘船从龙门上行，不到半小时即可抵达黄河最窄处石门，这里的河床距离只有38米，由运及还，却并不给人压迫之感，反而更为黄河的奔流之速、两岸峭立的石壁、头顶白云的浮动三者造成的独特视觉感观深深地吸引，静谧中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推动着周围的世界，那是一种大自然的伟力，让人无法摆脱对它的神往和想象。

龙门是自然景观，黄河从此流经了不知多少个百万年，从黎明到黄昏的每一天，从盛夏到寒冬的每一年，从地老天荒到龙腾虎跃，所有改变只是造成不同的景观，一切都不会让黄河停止它奔流到海的脚步。也正正是因为龙门的存在，人们的造化之过神奇，几千年来与龙门相关的传说、故事从未间断，流传甚广。神话传说如瞿鱼跃龙门尽人皆知，半人半神的故事如大禹治水深入人心，龙门本身就还有一个名字叫作禹门，或禹门口、禹门关。如果登上位于河津一侧的大峡子崖，北望石门，南眺龙门，对于黄河的认识一定会有一种格外的升华的感觉，体会到一种难得的悄觉。

我们没有办法推测大禹究竟在龙门如何大动干戈，但我们可以亲见当代龙门人的奋斗与拼搏。河津市龙门村是黄河岸边的一个乡村，它因龙门而得名。而当代龙门村人也的确配得上这个荣耀之名。这里是河津也是整个运城地区最为富裕、经济发展最好的乡镇。大禹精神在当代龙门人身上得到弘扬。这里的工农业生产和旅游产业发展迅速，人们生活富庶，无不为自己生活在龙门这一胜景之地而自豪。行走在龙门景区、沿岸的景观正在重新打造中。表现现代革命历史的人物雕像及纪念碑依次矗立，一条沿岸修建的木栈道正在铺设，地老天荒之上势必会展现一种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以强大的工业作为基础，这些蓝图一定能够实现，唯愿这些新造的景观给人们带来的是对历史的了解，是游览的便利，且一定要与自然景观相融合。

对于在自然景观上做添加动作是否应该和必要，历来都存在意见分歧。如果大禹真的在龙门上历经十三年劈山凿河，造福万民，那么另一方面，从他那时起，人们已经对自然动了手脚，早不再是原貌了。今天来到龙门，赫然在目的已经不是河两岸的石壁，而是架设在其上面的大铁桥，它才是横在黄河之上的巨龙。这是现代交通之需，是龙门必须要接受的改变。遥想千年之前晃动的浮桥，甚至包括虞口瀑布处早地行船的奇观，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在获得便利的同时，肯定也会少了许多古人曾经的景观鉴赏机会。这是矛盾，是对错只能任人评说。不但是龙门，石门之上如今也架起一座桥梁，那同样是一条铁路桥。诗人、旅行家肯定会有不同看法，但社会的发展已是大势所趋。我们唯有希望，那人造的实物，无论造型还是色彩，与自然之间能最大限度地融合。

龙门村这个黄河岸边的乡村，如今拥有3000多人口，每年依然能吸纳为数不少的大学生来这里工作和生活。这可能比“无法无天”，真是田家乐”的传统景观还要重要。龙门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努力保护良好生态，打造宜居清新的乡村景观。这种融传统和现代为一体的发展之路，或许才是我们最想要看到的吧。

河津是运城矿产资源最丰富、工业基础最好的县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河津就是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城市。事实上，即使在河东地区，河津都是人文底蕴深厚、文化名人辈出的地方。仅仅说出司马迁、王勃、薛仁贵这三个名字，就足以让人惊诧。当然，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王勃的故里通化镇早已属于隔壁的万荣县，而司马迁的故里则在已被认定为陕西韩城。用河津当地朋友的话说，只有薛仁贵是无可争议的河津人，这也是一种无奈。就说司马迁吧，一句“迁生龙门”，几乎是为后世留下一个大迷局。晋陕峡谷让秦晋两地隔河相望，这种相邻相隔的历史演变中，发生过很多故事。秦晋之好是大势，但也时有一些属于地域文化方面的争执。韩城有司马迁墓，有一个叫徐村的村子就认为是司马迁的故里。我二十多年前曾经到访过那里。村子里的冯、同二姓，据说就是司马二字拆分后各自添加笔画形成的姓氏。两姓人视对方为自己的宗亲。

而在河津一面呢，从前也是有过司马迁墓的，而且本来有碑为证，后被黄河水淹没从而失踪了。河津的西辛封村，至今生活着很多姓司马的村民，他们世世代代坚信自己就是司马迁的后代。直至清光绪年间的《河津县志》，在人物类里，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都位列其中，被河津人视为本地最大的文化骄傲。龙门本来就是跨越晋陕两岸的，谁都有资格说自己是龙门的正宗，河津这边至今保留的龙门村名，就如同韩城那边留有司马迁墓一样，都是乡贤们坚称司马迁属于自己这一侧的铁证。其实，司马迁究竟生于何处，祖上又从何而来，这恐怕从来都是各执一词的吧。陌人这样的无休止争论实无必要。

如今的河津城，一座九龙塔矗立在河津市的制高点上，每到夜幕降临，九龙塔的灯光秀就会吸引众多游人、市民至此观赏。在灯光闪烁和音乐伴奏中，游人不由赞叹于河津的自然胜景、人文历史以及当代的创造成就。置身其中，我对新造的塔和灯光效果充满好感。传承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不是要人们抱残守缺，从来都在往日的辉煌上面悠然自得，不是津津乐道于曾经阔过，而是要以当代人的眼光、当代人的抱负、面向未来的姿态，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此而言，与其是争执一两位千年之前的名人究竟属于哪一个地方，不如学学先贤们的精神，做好眼前的事情，创造美好的未来。站在尤龙公园的高台上，环视灯光璀璨的河津市区，让人心生感慨，更感振奋。只有拥有美好的现实，为更加美好的未来去拼搏努力，只有投入创造历史的进程当中，才能真正拥有过往的历史。

后土祠：两河交汇处的生生不息

在山西，万荣可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里是黄河与汾河的交汇处，山西的母亲河汾河就是从这里汇入黄河，汇入奔流到海的进程中。两河交汇，必是可以大做文章的地方。事实也果真是，位于荣河镇汾阴雕上的后土祠，是具有4000年历史的祭祀之地。立于后土祠的秋风楼更是名满天下。2000年前，汉武帝刘彻在汾河之上泛舟，写下了流传千古的《秋风辞》。汉武帝写不写《秋风辞》，秋风楼依然在那里，但是，“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的感叹，那种沧桑和深厚可以说穿越千年，激荡起多少人的哀与乐。秋风楼因为文学与帝王的双重影响力而声名远播。今天所见的秋风楼，位置和造型早已不是汉武帝时的情形。我记得20多年前来此参观时，当地朋友就曾介绍过，秋风楼本在黄河与汾河的交汇处，由于洪水的侵袭，秋风楼经过了六七次重修，冲毁再建，以此往复。现今的秋风楼考清明治年间所建，位置已离开两河交汇处数公里，并置于后土祠内，成为后土祠的重要景观之一。登楼而上，可见每一层都有石碑，同刻一首《秋风辞》。极目远眺，确有“念天地之悠悠”的感慨。

后土祠位于自轩辕时始设的祭地，从尧舜二帝再到夏商周，这里是历代皇家祭祀大地之神的神圣之所。后土祠是在原来的祭地之上修建的，建造时间正是汉武帝在位之时。它同样历经了多次洪水冲垮，一再重建，为的是保留这深重的文化密码。从轩辕时的扫地坛到后土祠，再到北京的天坛地坛，历代帝王对土地的敬畏，对大地之神的敬仰可见一斑。

万荣是一个传统农业县，这种传统之深，让你感觉到即使是故地重游，观察人们的谈吐、趣味，人们的衣着、饮食，仿佛依然置身在昨天的氛围中。万荣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标志的地方，万荣笑话应当是其里走得最远、影响日见其大的地域文化符号。我曾经到访过万荣笑话的发祥地谢村，四池八井十二巷，说明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小村落，村子的中心广场上有一株“槐槐树”，它是槐树，却长着柳叶，据说就象征着这里的一切都非同凡响。万荣笑话的精髓始终贯穿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一股精气神，书面点说是固执、执拗，当地人把这种气质称作“ZENG”(四声)，如何写却历来都说法不一。目前出版的万荣笑话图书，都用“万荣七十二ZENG”来书写。我记得曾读过一本当代版的《万荣县志》，里边把万荣笑话凝聚的这种耿直与执着，称为“咬定青山不放松”。也是一个很好的阐释。

万荣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方，历史上涌现过众多文化名人。今天的万荣，亟待一次现代化的提速，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万荣的地域文化丰富多样，充满欢乐，但这里的人们同时也需要走出一方天地，眺望更远的地方，扩大视野，更新观念，以新的姿态和热情建设家乡。万荣的李家大院我这次是第一次参观，其阔大，其舒朗，其建筑风格的中西合璧，堪称壮观。李家大院的主人是曾经留学英国，并与欧人联姻后回家乡安居的。这个故事本身就代表了一百年前万荣人高远志向。在秋风楼东西走向的通道里，东面门洞的上面刻有“瞻鲁”，西边门洞上则对应着“望岳”一语。古时万荣人尚且有此眼光与胸怀，今人则更应高远才对。我们的先人尽管生活在农耕时代，却有着心系天下的传统。同在河东，同在黄河之滨的鹳雀楼上，王之涣一定是登高望远，心情难以平复，于是才会有这样的感慨：“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就是一种希望看到更多、看得更远的欲求表达。“白日依山尽”固然是眼前所见，“黄河入海流”其实已是想象了，在山西永济是不可能看到渤海的。即使再上更多层楼，想要穷尽“千里目”，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但人要有这样的志向，要有这样的胸怀。万荣这片热情的土地，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板枣文化·“青铜”制造

第一次来到稷山。稷山相传是后稷种农氏教民稼穑的地方，稷山之名因此而得。这也注定了它与农业、农村、农民不可分割的恒久联系。稷山的标志性符号是红枣，当地人称之为板枣。山西是红枣的盛产地，而稷山板枣又是其中的第一品牌。它的特点是皮薄、肉厚、核小。稷山板枣的种植历史已达两千年以上。这两千年的概念是，自汉代以来的枣树至今仍然存活，不仅还能结枣，而且可摘可食。自汉而下，唐宋元明清，历代枣树同在一园，共结果实。千年共食一颗枣，这不是传说，也不是奇观，而是伸手可得的惊喜。在枣林里，我们有机会观看了由枣农表演的打开、提水、浇灌的情景演出。不以文艺的标准要求，只感受那种热烈的氛围，表演者脸上的表情、手上的动作，就可以欣赏到劳动之美，田园之景。当地正在尽力打造红枣文化品牌，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红枣文化博物馆。其中既有关于红枣的科普知识，也有中国红枣的种植历史及地理分布，更有稷山板枣的详细介绍与展示。

红枣之于中国，可谓根深蒂固。从专业的研究角度讲，红枣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起源于中国，另一种是多头起源说。总之都离不开中国。红枣的英文名字也很奇特，叫作“Chinese jujube”或“Chinese date”，中国元素不可剥离。而且从中国种植红枣的历史讲，其最早的种植地正是黄河中下游。稷山板枣，可谓是正宗的中国枣。

红枣中孕育着不屈和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自大禹以来，就凝结在中国人所认可的英雄人物的身上。我曾经研究过象征意义的散文诗集《野草》，《野草》的开篇叫作《秋夜》，第一句是这样写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个关于枣树的陈述句震惊了很多人，近百年而热议不止。而根据有关记载可知，百年前的北京城，枣树似乎是最常见的树种，至少是最常见的结果实的树种。从气候、土壤、水文等条件而言，枣树的顽强的生长力，可能是人们选择它来种植的重要原因。鲁迅的寓所其实是个规模不大的院落，《秋夜》里描写的两株枣树位于“墙外”，是别人家的，据记载，鲁迅自己小小院落里，同样也种着两棵枣树。

红枣是北方植物，山西之外，山东、河南，以及新疆，都有驰名的红枣品牌。人们各取所需，选择的口味可以有多种。不过，来到稷山，方知空越千年的枣树可以并列生长，而且都努力地结出红硕的果实，奉献给所需要的人们。这可真是对红枣百古不变的精神最好的诠释。稷山也在全力打造板枣文化，提炼板枣精神，加强科学种植，摸索市场规律。访客到此，不但可以观赏漫步枣林，与千年枣树合影，并且可以认领枣树，独享枣树开花结果的乐趣，感受板枣收获的喜悦。

离开稷山，下一站是夏县。夏县是中国第一个奴隶社会夏朝国都所在地，夏县因此得名。这里同样是人文荟萃之地。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一是东晋女书法家卫夫人，一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温公祠是一处保存十分完好的胜景，内中不但有司马光父子、兄弟的墓地，更有号称中华第一碑的奇特景观。号称“中华第一碑”的原因之一是碑体的确硕大，通身超过8米之多，即使截成四节摆放，也如一面墙一样十分宽大。更重要的，此碑乃宋哲宗题额“忠精粹德之碑”。碑文则是与司马同朝的苏东坡所撰，珍贵之极，堪当用一层楼来专放。我20多年前至此一游时，这里曲曲也像个私家祠堂，古朴的建筑群落在乡间安置。如今再来访问，古朴的味道没变，但周围的环境却完全不是当年模样，大树参天，郁郁葱葱，芳草萋萋，野花盛开，真让人有一种美不胜收的愉悦。

在夏县人心目中，鸣条岗是个吉祥之地。这条横亘于县西的丘陵地带，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发生过众多历史事件。今天的鸣条岗，则是夏县经济发展最好的区域，在夏县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大都坐落在这一区域内。我特别感到欣喜的是，之前时常从艺术家朋美林、吴为山那里听说的专做青铜艺术品的卫恩科先生，得以在此次访问时相见。同行的文友们一路看来、听来，无不惊讶，那么多精美的青铜国礼，那么多精美的大师雕塑作品，那么多熟悉的城市地标性雕塑，原来都是在山西夏县这么一个居于乡村的企业制造的。因为大家都是来自文艺界的，看到近二十年来许多国家级文艺大奖的奖杯，同样都是夏县制造，更是惊叹不已。这样的制造之所以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与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肯定有着内在的联系，同时也与当代夏县人充满不移的努力、勇于创造的意志、不断开拓的进取，广泛交流的热情有着紧密联系。从我人身上，我听到的都是充满自豪、自信的表达，看到的都是前程似锦的景象。我想，悠久灿烂的历史，深厚的人文底蕴、量光耀眼的人物，这些既是我们文化上的骄傲，更应成为当代人前行的动力。只有胸怀远大，眼光向前，朝着未来的目标去扎实努力地奋斗拼搏，历史的底色才会在当代发散出更加耀眼的光芒。运城人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也在这条道路上稳中求进。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河东大地，正在开放着面向未来的希望之花。

（本文原刊于8月26日《光明日报》，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绿水青山中条新生态文旅经济示范带走笔② 芮城篇

峰峨水阔尽风度

本报记者 牛嘉荣

芮城县学校师生进入光伏场

180万年前，西侯度的圣火在这里点燃，从此开启人类通向文明的荣光；

180万年后的今天，这把文明之火熊熊燃烧，以旺盛的生命力照亮芮城县“山河联动、城乡一体、城景一体、村景一体”的发展新格局。

夹在中条山与黄河之间、占据纬阳之地的芮城，有很多种打开方式。

可以是被光伏板“染”成深蓝色的中条；

也可以是山脚下的万亩菊海；

还可以是自元代而来，让人一眼沦陷的永乐宫……

近年来，芮城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上不断探索，将油水荒山变成了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芮城依托生态、文化和农业等资源优势，构建了以县城为中心的旅游综合服务核心区，中条山光伏新能源经济旅游带、黄河文化旅游带、西侯度文化体验区、吕祖文化体验区、圣天湖运动休闲旅游体验区、黄河农耕文化体验区“一核两带四区”全域旅游格局，助推了中条山隧道、运宝黄河大桥等重点交通工程，完善“四横二十一纵”交通网络体系，并以风景廊道串联起城区、景区、乡村，实现通道绿化全覆盖。

穿过中条山隧道，“生态芮城欢迎您”七个大字映入眼帘。也正是由此开始，记者走进了古魏大地的新生态文旅画卷。

“邀请太阳，点亮芮城”

深蓝色的光伏板，迎着太阳，沿山脉走向在中条山南麓铺将过去，绵延不绝，仿佛一片又一片竞相绽放的“太阳花”……这是全国最大的县级光伏领跑技术基地，现已成为芮城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劲引擎，带领芮城走出了以生态文明引领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绿色崛起之路，构建起了以现代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全域旅游为支柱的现代产业体系。

芮城利用中条山区的地理优势、光照条件，采用“农林光互补”的用地模式，在数十公里绵延起伏的光伏板下，特意种植了“铁杆庄稼”丹皮和连翘，周边还建成凉亭、餐饮、停车场、旅游公厕等硬件设施，让新能源产业焕发出景观效应和旅游价值。同时，光伏基地几乎贯穿全境东西，串联了西侯度、九峰山、百梯山及玉山等重要景区，连接了新能源展厅、烈士陵园、党员信念教育基地、研学教育基地等。一条特色鲜明、设施齐全、路线科学的中条山光伏经济旅游带应运而生，它承担着引领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任，描绘出芮城建设绿水青山中条新生态文旅经济示范带极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沿着的蓝色光伏板与牡丹花相互辉映，将新能源科技产业转化为创意观光、科普研学、生态休闲的观光场景，昔日的荒山秃岭已成为集工业、农业、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旅游带。

“太阳花”不仅开满山麓，也让新能源走入寻常百姓家。

黄河岸边的陌南镇庄上村，有“中国零碳村”之称，从高空俯瞰，几乎家家户户屋顶上都安装有光伏板，它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让这座古村落绽放出新能源的时代之光。

山西国臣直流配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部负责人陈培介绍道：“庄上村的光伏发电量已经可以满足全村人的用电需求，同时还能将用不完的电量进行储存，实现农村对城市的供电，从而实现‘零碳’。”

7月末的庄上村，骄阳似火。可走进村子一间并不起眼的商店里，一室清凉，同屋外的炎热形成鲜明对比：“7月15号刚安装好的空调，不管外面中热，咱屋子里凉快着呢！这空调用了有小半个月了，没花过电费！”店主张保民对新装好的空调赞不绝口。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这是基于光储直柔系统示范工程的特殊电器，使用的电来源于屋顶上的光伏板。

光储直柔示范系统依托低压直流配电技术，将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低压台区柔性直流互联、冬季清洁能源取暖、分布式储能、新能源电器、柔性用电等技术有机结合，为未来农村新型配电系统、乡村低碳经济以及农村在“双碳”战略中的作用等提供了样板。

新能源的文旅之光，也在庄上村自身的古老文化中，夺目耀眼。庄上村留存有百年古窑洞数眼，在其一旁，建起了170米长的“光伏走廊”，形成一条新能源与文旅相融合的观景廊道。一旁是沿沿黄河水缓缓流淌，一旁是承载着村子岁月与记忆的古窑洞，连接起它们的却是讲述光伏产业发展史的现代桥梁。

“邀请太阳，点亮芮城”，这样一条与光伏发电息息相关的浪漫口号，恰恰展现出芮城过改善生态环境的执着追求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坚定信念。如今，有序排列的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它们源源不断地收集阳光，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输出，为乡村振兴灌输新源，最终通过电网为全国贡献芮城力量。

山水学张 金菊之乡

“再有一个月，就到了菊花采摘的季节了。”学张乡斜口村党支部书记封国梁指着刚成花骨朵的北京菊说。“斜口村的菊花品种主要有杭白菊、北京菊、金丝皇菊和国庆观赏菊等，采摘过后，主要销往河北、山东、浙江等地。同时，村子里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菊花产业链，可以说菊花养活了斜口村。”

芮城县菊花栽培历史悠久，因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的地理优势，所产菊花品质上乘，走出一条依托产业脱贫致富的“菊花路”。芮城现有菊花种植基地6万亩，其中学张乡占2万亩，有“山水学张，金菊之乡”的美誉。

说到本村的菊花产业，封国梁来了兴致，最简单的原因是，有产业的种植户能赚更多钱。据封介绍，村民刘有民就是从最简单的种植户开始干起，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建起来自己的菊花加工厂，实现了在本村就可以达到种植—采摘—加工的一条龙产业，一由菊花可创造上万元的收益。

“要想延长菊花产业链，就要从育苗、加工、文旅三方面努力。”封国梁说。

截至目前，斜口村共有2000亩菊花种植基地，20亩菊花育苗大棚基地，可育苗约400万株，供1300亩土地栽植，为打造学张干亩标准基地提供了优质种苗基础。21家菊花加工厂，可实现菊花醋、菊花酱、菊花月饼、菊花酒、菊花护肤品等下游产品的加工制造，为菊花加工业集群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拿今年来说，最具特色的还属首届菊花节！到时欢迎大家来学张乡参观游玩。”封国梁提起菊花节的筹办，颇为自豪。

2022两城菊花节，就在斜口村举办。在全县6万亩的菊花基地中，以斜口村2000亩菊花基地为核心，围绕基地建设一个5公里的菊花观光循环廊道。围绕循环廊，游人们将走进菊花观光园区、菊花高标准示范基地、菊花高标准温室育苗大棚、周边会配有小吃区、展销区、儿童游乐区。该园区集观赏、游玩、购销、娱乐、体验、餐饮、宣传、科普、示范等功能于一体，让游人在赏菊的同时，又能吸引客商购买两城茶菊，做好“茶菊搭台、经贸唱戏”大文章，实现农文旅融合，达到提升两城菊花知名度和经济效益的目的。

“截至8月31日，观光园区线道和高标准示范基地的田间路已铺设完毕。同时，园区沿线通道绿化提升改造工程进入栽植阶段，已栽植北京夏菊、荷兰菊、地被月季、白皮松等苗木。菊花节将为本次旅发大会贡献两城的农文旅融合力量。”两城县果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传统景区 阔步前行

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新经济。在圣天湖景区内，可同时容纳1500人实训的圣天湖黄河营地已成为国家级青少年研学营地。同时，作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圣天湖每年吸引2万余名专业体育人士前来参与竞技体验，为景区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圣天湖小镇，一阵悠扬的歌声传来。闻声寻人，原来是小镇里的商贩姚小宝在放声歌唱。她在小镇开店一年有余，几乎天天都在。“荷花、天鹅是景区的热门项目，除了这些，不少青年人会选择‘丛林穿越’‘沙滩车’等项目，这一年来还有不少研学团队来此交流学习。新开业的亲子乐园也吸引了不少游客，主要是孩子想玩。”姚小宝提起今年8月开业的一家亲子乐园，非常期待新乐园能增加客流量。

来自圣天湖的天鹅叼来一颗神奇的蛋，抛落在这片荒芜的大地上。它来自于遥远的阿尔法星球，地球土壤的滋养孵化出一群阿尔法精灵，它们具有挖掘机的外形，肩负着在地球建立未来城市的使命……这里是圣天湖畔的亲子乐园，它依托圣天湖“冬观天鹅”特色，编撰了一个与挖掘有关的故事，以此作为亲子乐园的文化背景。

家长奋力蹬车，孩子的过山车缓缓向前；洁白的海沙在孩子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下堆积成山丘、板凳等形状；向高处望去，穿着安全装备的孩子们正在全力攀岩……草坪、绿柳、秋千分布园中，给家长和孩子们玩乐的同时还提供了休闲之地。亲子乐园分为五大篇章，通过场景沉浸、坡地攀爬、挖沙游戏、亲子互动、团队挑战等核心要素，为游客构建起一座“周边游+亲子游”的主题乐园，填补了圣天湖景区传统特色项目的空白，增添了沉浸感和互动感，成为集休闲、娱乐、亲子互动于一体的游玩圣地。

“大河滔滔有过多少千回百转，我的故乡就醉在这母亲河的臂弯，摇篮里盛满人类的梦想，一把圣火点亮180万年前……”这是永乐宫第九届书画艺术节开幕式（一眼千年）的歌词。今年9月22日，书画艺术节将迎来第十一届，可谓为省第八次旅发大会搭建起文化交流的又一平台。

就文旅而言，既然抵达芮城，最为耀眼的便是“东方艺术画廊”永乐宫。

历经七百多年，永乐宫壁画依然鲜艳夺目，其元代宫式建筑更显巍峨壮丽。也正因珍贵，让永乐宫“走”出去了，成为我市文旅发展开拓的重头戏。

今年以来，永乐宫艺术瑰宝首次集中走出山西，让更多的人感受文化的浩瀚。

1月，深圳罗湖美术馆，苏州吴文化博物馆。

6月3日，在苏州工作的冯婷婷坐了近1个小时的公交，慕名走进吴文化博物馆，只为一睹永乐宫纯阳殿东鸱吻的真容。“我家乡在东北，但因为有个关系特别好的闺蜜来自芮城，她家在运城，老听她讲永乐宫有多瑰丽，那我肯定得来看看。”冯婷婷说自己一看到鸱吻，就被深深吸引住，“因为它置于展厅中央，虽然是建筑构件，但其釉色艳丽，在展厅的灯光下闪闪发光，就好像穿越了几百年时光在向我呼唤。震撼，太震撼了。”

9月30日，永乐宫的珍宝将继续它的征途，走进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再一次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光辉。

两城县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生态资源，大力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永乐宫三月三庙会、楹道庙会、天湖渡庙会、圣天湖荷花节、非遗进景区、戏迷文化周等民间节会和活动，使两城形成“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的发展态势。

如今，两城县深入推进“1285”发展战略和“两园四区”建设，逐步形成了以新型工业、现代农业、清洁能源和全域旅游为主导的新兴产业体系，生命健康、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绿色建材和农产品加工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持续发展壮大，万亩循环农业示范园和现代花椒产业园区初具规模，风光、光电和生物质发电等清洁能源蓬勃发展，永乐宫、圣天湖、大禹渡3个4A级景区和印象风陵3A级景区带动全域旅游风生水起，构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四梁八柱”，两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态势令人期待。

青山蓝天映衬之下的永乐宫全景

圣天湖畔的亲子乐园

学张乡葡花基地（资料图片）

本栏摄影 常奇 赵腾 肖永杰

文化专访

他从山西芮城出发……

——专访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得主杨铁军

本报记者 游映霞

杨铁军在《想象一朵来来的玫瑰》新书分享会上

这是一位沉潜于文学世界的芮城籍诗人。他说：“写诗的人都知道，要找到自己的声音是多么的不容易。”为了找到自己的诗学之路，诗人、翻译家杨铁军，辗转求学于运城、北京，最后到了六洋彼岸的美国继续深造，在那里学习工作了20多年，又返回芮城，兜了一大圈。

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芮城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不断拓宽国内读者的文学边界，让读者得以领略世界文学的魅力。他用极富表现力的语言，赋予原作以言透纸空的生命力及艺术感染力。他先后出版了十余部文学著作，其中包括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想象一朵来来的玫瑰》（获得深圳读书月2019年度十大好书奖）。8月25日，他翻译的加勒比海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奥麦罗斯》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奥麦罗斯》是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写的一部现代史诗巨构，被国内诗歌翻译界称为“最难翻译的作品”。《奥麦罗斯”为古希腊长篇史诗《荷马史诗》的希腊语译名，全书以当代方法标、上下五百年，在空间和历史中自由穿梭，把现民历史、个人记忆、希腊神话、现实政治、加勒比海地区的生活经验交织成一体，用多元声音和多重视索的目标去扎实努力地奋斗拼搏，历史的底色才会在当代发散出更加耀眼的光芒。运城人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也在这条道路上稳中求进。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河东大地，正在开放着面向未来的希望之花。

杨铁军：迄今为止，我翻译的都是那些我认为可以从中学到东西的书。《奥麦罗斯》这本书挑战性太大，所以我一开始有点畏难情绪，拒绝了编辑的邀约，但最后我还是答了合同，因为挑战难度大即意味着可以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奥麦罗斯》在国内以晦涩艰难著称，但我发现其实原文并不难理解，可能是因为其名头太响，大家在前面了解的时候，对其充满了神秘的想象吧。

圣卢西亚是个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岛国，但《奥麦罗斯》的作者沃尔科特是英语世界里非常知名的大诗人。沃尔科特常年在美国的波士顿大学教书，与他过从甚密的朋友包括爱尔兰诗人希尼、俄裔美国作家布罗茨基。三个人先后获得了诺贝尔奖。希尼和布罗茨基对沃尔科特都有极高的评价。他的诗肯定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翻译他这本书肯定会获得一些启发。所以如果说翻译《奥麦罗斯》的初心，就是挑战自己，学到更多东西，那么我觉得这个目的也达到了。

记者：您的翻译从要品质变到传递者的广泛好评与翻译界的一致认可，您的经验对青年学者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奥麦罗斯》作者沃尔科特在构建文学世界时将自己比拟为“第二圣当”，作为一名专业翻译人士，在翻译该书时如何结合您的翻译经验，把握沃尔科特的理念？

杨铁军：这个“亚当”的意思沃尔科特在很多地方表达过。在他看来，加勒比海地区是个没有历史的地方，一个人象起养头，并不是单纯地象起了养头，而是具有象征意义，因为你是第一个使用养头的人。就好像伊甸园里的亚当，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原初的。

如果没有历史，没有悠久的文学传统，那么一个作家面对的就是一张白纸，往上面写字，就好像在写《圣经》。一方面，这件事非常困难，因为没有可以效仿的榜样；但反过来讲，没有深厚传统的巨大负担，一个作家反而具有最大的自由度。

沃尔科特在《奥麦罗斯》中把加勒比海比作一个重新发明养头的地方。如果从“别处”的角度来看，一切都不是新鲜的，但从“此处”，也就是加勒比海的角度来看，一切又都是新鲜的，好像远古人类脱口而出“啊”，语言诞生的那一刻，世界充满了大写的惊奇。

但是沃尔科特并没有停留在那一刻，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现代人，长时间生活在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带”。沃尔科特在诗中用加勒比海做舞台，重新演绎了古希腊的史诗。把“原始”的加勒比海的当下，和高度文明的西方的历史，置于同一个时空，两者平行交错，意义互相渗透，是全书的张力所在。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诗歌？是什么样的机遇，让您开始翻译诗歌作品？您认为这种翻译工作对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您翻译生涯的意义是怎样的？

杨铁军：我六岁才学会了一个字，这个形容很有意思，我觉得你很敏锐地把握到了我的写作生涯的一个我都没有意识到的维度。当然了，一个现代人，不可能是奥德修斯，他没有那么多流浪，也没有奥德修斯的武力。一个现代人甚至无法像奥德修斯那样，把“回到家乡”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但是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到，我在冥冥之中实现了回家的风景。

我虽然在美国待了二十多年，但从来没感觉到那是我的家。最初，我在爱荷华，每天去上学走过一座小桥，下面是清澈的流水，风景非常漂亮，但是我似乎有一种强迫症，每次走到那座桥上，或走在河的岸边，都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一切都和我没关系。后来我去了亚特兰大，有了自己的房子，但什么像样的家具都没置办，家徒四壁，因为我总觉得我只是暂时在这里停留，很快就要离开的，不知不觉中便过了那么多年。似乎被海妖的歌声定住似的，在略耳刻的海岛上无知无识地迎冒。

记者：在他眼中，家乡芮城是他艺术生涯中从未偏离的“加勒比海”吗？您认这里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也是一个精神坐标，您对这种的“乡愁”做什么样的学习心得可以分享给现时的青少年学子？

杨铁军：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能考那么好，我高中期间看了大量的闲书，也没有像有些同学那样，熬灯之后还点着蜡烛自习。现在回想，可能最大的原因在于，那时候心里单纯，做什么都能心无旁骛，很快就能把注意力聚焦到书本上吧。其实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读学的学，该懂的懂，课本上的所有东西都不放过，跟着教学进度就行。所有的学业都必须经过你的脑袋，如果你没及时搞懂，放弃了，那么很可能就会形成恶性循环，需要花费更大的努力才能赶上来。如果课堂或课本上所有的东西你都没时搞懂，不放弃，反而是最容易的，因为你就不用在追赶的压力下疲于奔命了。

上图为《奥麦罗斯》书影

杨铁军：我从来没想到过用“奥德修斯”来形容我个人的“漂泊”生涯，这个形容很有意思，我觉得你很敏锐地把握到了我的写作生涯的一个我都没有意识到的维度。当然了，一个现代人，不可能是奥德修斯，他没有那么多流浪，也没有奥德修斯的武力。一个现代人甚至无法像奥德修斯那样，把“回到家乡”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但是你这么一说，我确实